

焚書

李

贇 著

焚書

中
華
書
局

焚 書

[明]李贄著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中國科學院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國新華書店經售

※

850×1168毫米 1/32·9 1/2 印張·197,000字

1961年3月第1版

1961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1—2,400 定價：(9) 1.30元

統一書號：2018·68 61·1·京型



點校說明

焚書是李贄（公元一五二七——一六〇二年）的代表性著作之一。爲什麼命名爲焚書，著者在本書自序和卷一答焦澹園中都有說明。關於李贄的生平和思想，藏書的出版說明中作了一些介紹，可供參考。這裏，只談一下本書的版本及整理經過。

據一般考證，焚書一五九〇年初刻於湖北麻城，這年李贄六十四歲。但是，從現在通行的焚書中可以看到不少著者六十四歲以後的作品。例如豫約篇和夜半聞雁詩前引中，都自稱七十歲。詩後題辭說：「後數歲，余竟赴冀北，過山陰，其詞卒驗。」說明題辭寫作的時間更晚，至少也已在七十三、四歲之間了。可見今本焚書篇目已非一五九〇年刻本之舊。據年譜，一六〇〇年春，李贄在山東濟寧曾寫信給學生汪本鈞道：「我於三月二十一日已到濟寧……發去焚書二本，付陳子刻。」（續焚書卷一與汪鼎甫）這說明，一六〇〇年李贄重刻了焚書。這年他七十四歲。通行本所見著者六十四歲以後的作品，很可能是這次重刻時增入的。

這次整理焚書，係用清末國粹叢書本爲底本。該書是依據一種明刻本排印的（見黃節跋）。從焦竑序看，這個刻本是李贄已死，焚書遭到禁燬以後重刻的。現存其他各本焚書，和這個刊本出入很少。只有明人顧大韶編訂和校刻的李溫陵集所收焚書（按，李溫陵集共二十卷，除收錄焚書、道古錄兩書外，還從李贄的藏書、初潭集各摘錄了一部分，並選入了李贄其他著作的自序，重加編次）書答部分，比單行本焚書多出了十一篇。另有若干篇比單行本多出了整段的文字，其中最突出的例

子是李溫陵集卷三所載答耿司寇一封長信，從「何其相馬於牝牡驪黃之間也」以下約三分之一的篇幅在單行本焚書中被刪去。此外，多出一句、幾句或幾個字的地方及其他個別文字上的出入亦不少。由此可以推想，李溫陵集雖也是在李贄死後編刻的，但所收焚書，是根據或接近於李贄生前的刻本，而現存單行本則是經過刪節和改動的。上述李溫陵集書答部分多出的各篇中答周柳塘一篇，單行本目錄上仍然保留着題目（卷二寄答京友篇後面），這正是刪掉了正文但忘記從目錄中刪去篇目的一種痕跡。現在，把李溫陵集中多出的十一篇（其中與焦從吾一篇，又見續焚書卷一，題作與弱侯焦太史，文字互有出入）補錄在本書的後面，作為增補一。單行各本焚書卷一答耿司寇一篇被刪去的部分補錄在後面，列入增補二。增補二中還有復焦弱侯、寄答京友兩篇，也是從李溫陵集中錄出的，單行本焚書裏也有這兩篇（見本書四三頁及四八頁），但文字上刪改之處較多，故附錄於此，以便對照。李溫陵集有李溫陵自序一篇，從內容和語氣看，應當是李贄為焚書的刊行而作的。其中自稱「余年六十四矣」，也正是焚書初刻於湖北麻城的那年。顧大韶編李溫陵集時用作了李溫陵集的序。這篇序現存單行本焚書都沒有收，現在把它補錄在焦竑序的後面。

校勘方面，曾用李溫陵集以及幾種單行的焚書的刻本和排印本來校正底本（國粹叢書本）的誤字。李溫陵集比單行本焚書多出的字句，只選擇較有參考意義的作了校記，彙列在卷一之末。底本附載袁中道李溫陵傳，誤題為袁宏道，已改正，並根據袁中道珂雪齋集改正了其中一些錯字。底本附載明史耿定向傳中有關李贄的一段文字，因參考價值不大，給刪去了。

本書的整理工作，錯誤缺點恐還不少，請讀者多提意見。

管玉林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

李氏焚書序

李宏甫自集其與夷游書札，並答問論議諸文，而名曰焚書，自謂其書可焚也。宏甫快口直腸，目空一世，憤激過甚，不顧人有忤者。然猶慮人必忤而託言於焚，亦可悲矣！乃卒以筆舌殺身，誅求者竟以其所著付之烈焰，抑何虐也，豈遂成其讖乎！宋元豐間，禁長公之筆墨，家藏墨妙，抄割殆盡，見者若祟。不踰時而徵求鼎沸，斷管殘瀋，等於吉光片羽。焚不焚，何關於宏甫，且宏甫又何嘗利人之不焚以爲重者。今焚後而宏甫之傳乃愈廣。然則此書之焚，其布之有火浣哉！宏甫曾以是刻商之於余，其語具載此中。余幸而後死，目擊廢興，故識此於其端云。澹園竑。

李溫陵自序

自有書四種：一曰藏書，上下數千年是非，未易肉眼視也，故欲藏之，言當藏於山以待後世子雲也。一曰焚書，則答知己書問，所言頗切近世學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則必欲殺我矣，故欲焚之，言當焚而棄之，不可留也。焚書之後又有別錄，名爲老苦，雖同是焚書，而另爲卷目，則欲焚者焚此矣。獨說書四十四篇，真爲可喜，發聖言之精蘊，闡日用之平常，可使讀者一過目便知入聖之無難，出世之非假也。信如傳註，則是欲入而閉之門，非以誘人，實以絕人矣，烏乎可！其爲說，原於看朋友作時文，故說書亦佑時文，然不佑者故多也。

今既刻說書，故再焚書亦刻，再藏書中一二論著亦刻，焚者不復焚，藏者不復藏矣。或曰：「誠如是，不宜復名焚書也，不幾於名之不可言，言之不顧行乎？」噫噫！余安能知，子又安能知。夫欲焚者，謂其逆人之耳也；欲刻者，謂其入人之心也。逆耳者必殺，是可懼也。然余年六十四矣，倘一入人之心，則知我者或庶幾乎！余幸其庶幾也，故刻之。

卓吾老子題湖上之聚佛樓

李溫陵傳

袁中道

李溫陵者，名載贊。少舉孝廉，以道遠，不再上公車，爲校官，徘徊郎署間。後爲姚安太守。公爲人中煥外冷，丰骨稜稜。性甚卞急，好面折人過，士非參其神契者不與言。強力任性，不強其意之所不欲。初未知學，有道學先生語之曰：「公怖死否？」公曰：「死矣，安得不怖。」曰：「公旣怖死，何不學道？學道所以免生死也。」公曰：「有是哉！」遂潛心道妙。久之自有所契，超於語言文字之表，諸執筌蹄者了不能及。爲守，法令清簡，不言而治。每至伽藍，判了公事，坐堂皇上，或真名僧其間，簿書有隙，卽與參論虛玄。人皆怪之，公亦不顧。祿俸之外，了無長物，陸續鬱林之石，任昉桃花之米，無以過也。久之，厭圭組，遂入鷄足山閱龍藏不出。御史劉維奇其節，疏令致仕以歸。

初與楚黃安耿子庸善，罷郡遂不歸。曰：「我老矣，得一二勝友，終日晤言以遣餘日，卽爲至快，何必故鄉也。」遂攜妻女客黃安。中年得數男，皆不育。體素癯，澹於聲色，又癖潔，惡近婦人，故雖無子，不置妾婢。後妻女欲歸，趣歸之。自稱「流寓客子」。旣無家累，又斷俗緣，參求乘理，極其超悟，剔膚見骨，迴絕理路。出爲議論，皆爲刀劍上事，獅子迸乳，香象絕流，發詠孤高，少有酬其機者。

子庸死，子庸之兄天臺公惜其超脫，恐子姪效之，有遺棄之病，數至箴切。公遂至麻城龍潭湖上，與僧無念、周友山、丘坦之、楊定見聚，閉門下鍵，日以讀書爲事。性愛掃地，數人縛帚不給。衿

裙浣洗，極其鮮潔，拭面拂身，有同水淫。不喜俗客，客不獲辭而至，但一交手，卽令之遠坐，嫌其臭穢。其忻賞者，鎮日言笑，意所不契，寂無一語。滑稽排調，衝口而發，既能解頤，亦可刺骨。所讀書皆鈔寫爲善本，東國之祕語，西方之靈文，離騷、馬、班之篇，陶、謝、柳、杜之詩，下至稗官小說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籐丹筆，逐字離校，肌髮理分，時出新意。其爲文不阡不陌，據其胸中之獨見，精光凜凜，不可迫視。詩不多作，大有神境。亦喜作書，每研墨伸楮，則解衣大叫，作兔起鶻落之狀。其得意者亦甚可愛，瘦勁險絕，鐵腕萬鈞，骨稜稜紙上。一日惡頭癢，倦於梳櫛，遂去其髮，獨存鬢鬚。公氣旣激昂，行復詭異，斥異端者日益側目。與耿公往復辯論，每一札，累累萬言，發道學之隱情，風雨江波，讀之者高其識，欽其才，畏其筆，始有以幻語聞當事，當事者逐之。

於時左轄劉公東星迎公武昌，舍蓋公之堂。自後屢歸屢游：劉公迎之沁水，梅中丞迎之雲中，而焦公弱侯迎之秣陵。無何，復歸麻城。時又有以幻語聞當事，當事者又誤信而逐之，火其蘭若，而馬御史經綸遂躬迎之於北通州。又會當事者欲刊異端以正文體，疏論之。遣金吾緹騎逮公。

初公病，病中復定所作易因，其名曰九正易因。常曰：「我得九正易因成，死快矣。」易因成，病轉甚。至是逮者至，邸舍忽忽，公以問馬公。馬公曰：「衛士至。」公力疾起，行數步，大聲曰：「是爲我也。爲我取門片來！」遂臥其上，疾呼曰：「速行！我罪人也，不宜留。」馬公願從。公曰：「逐臣不入城，制也。且君有老父在。」馬公曰：「朝廷以先生爲妖人，我藏妖人者也。死則俱死耳。終不令先生往而已獨留。」馬公卒同行。至通州城外，都門之牘尼馬公行者紛至，其僕數

十人，奉其父命，泣留之。馬公不聽，竟與公偕。明日，大金吾實訊，侍者掖而入，臥於墻上。金吾曰：「若何以妄著書？」公曰：「罪人著書甚多，具在，於聖教有益無損。」大金吾笑其崛強，獄竟無所實詞，大略止回籍耳。久之旨不下，公於獄舍中作詩讀書自如。一日，呼侍者薙髮。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氣不絕者兩日。侍者問：「和尚痛否？」以指書其手曰：「不痛。」又問曰：「和尚何自割？」書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遂絕。時馬公以事緩，歸覲其父，至是聞而傷之，曰：「吾護持不謹，以致於斯也。傷哉！」乃歸其骸於通，爲之大治冢墓，營佛刹云。

公素不愛著書。初與耿公辯論之語，多爲掌記者所錄，遂哀之爲焚書。後以時義詮聖賢深旨，爲說書。最後理其先所詮次之史，焦公等刻之於南京，是爲藏書。蓋公於誦讀之暇，尤愛讀史，於古人作用之妙，大有所窺。以爲世道安危治亂之機，捷於呼吸，微於縷黍。世之小人既僥倖喪人之國，而世之君子理障太多，名心太重，護惜太甚，爲格套局面所拘，不知古人清淨無爲、行所無事之旨，與藏身忍垢、委曲周旋之用。使君子不能以用小人，而小人得以制君子。故往往明而不晦，激而不平，以至於亂。而世儒觀古人之跡，又概繩以一切之法，不能虛心平氣，求短於長，見瑕於瑜，好不知惡，惡不知美。至於今，接響傳聲，其觀場逐隊之見，已入人之骨髓而不可破。於是上下數千年之間，別出手眼，凡古所稱爲大君子者，有時攻其所短；而所稱爲小人不足齒者，有時不沒其所長。其意大抵在於黜虛文，求實用；舍皮毛，見神骨；去浮理，揣人情。卽矯枉之過，不無偏有重輕，而舍其批駁諠笑之語，細心讀之，其破的中竅之處，大有補於世道人心。而人遂以爲得罪

於名教，比之毀聖叛道，則已過矣。

昔馬遷、班固各以意見爲史。馬遷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游俠，當時非之；而班固亦排守節，鄙正直。後世鑑二史之弊，汰其意見，一一歸之醇正，然二家之書若揭日月，而唐、宋之史讀不終篇，而已兀然作欠伸狀，何也？豈非以獨見之處，卽其精光之不可磨滅者歟！且夫今之言汪洋自恣，莫如莊子，然未有因讀莊子而汪洋自恣者也，卽汪洋自恣之人，又未必讀莊子也。今之言天性刻薄，莫如韓子，然未有因讀韓子而天性刻薄者也，卽天性刻薄之人，亦未必讀韓子也。自有此二書以來，讀莊子者撮其勝韻，超然名利之外者，代不乏人，讀申、韓之書，得其信賞必罰者，亦足以強主而尊朝廷。卽醇正如諸葛，亦手寫之以進後主，何嘗以意見少駁，遂盡廢之哉！

夫六經洙泗之書，梁肉也。世之食梁肉太多者，亦能留滯而成痞，故治者以大黃蜀豆瀉其積穢，然後脾胃復而無病。九賓之筵，鷄豚羊魚相繼而進。至於海錯，若江瑤柱之屬，弊吻裂舌，而人思一快朵頤。則謂公之書爲消積導滯之書可；謂世間一種珍奇，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之書亦可。特其出之也太早，故觀者之成心不化，而指摘生焉。

然而窮公之所以罹禍，又不自書中來也。大都公之爲人，真有不可知者：本絕意仕進人也，而專談用世之略，謂天下事決非好名小儒之所能爲。本狷潔自厲，操若冰霜人也，而深惡枯清自矜，刻薄瑣細者，謂其害必在子孫。本屏絕聲色，視情慾如糞土人也，而愛憐光景，於花月兒女之情狀亦極其賞玩，若借以文其寂寞。本多怪少可，與物不和人也，而於士之有一長一能者，傾注愛慕，自

以爲不如。本息機忘世，槁木死灰人也，而於古之忠臣義士、俠兒劍客，存亡雅誼，生死交情，讀其遺事，爲之咋指歎案，投袂而起，泣淚橫流，痛哭滂沱而不自禁。若夫骨堅金石，氣薄雲天；言有觸而必吐，意無往而不伸；排揚勝己，跌宕王公。孔文舉調魏武若稚子，嵇叔夜視鍾會如奴隸。鳥巢可覆，不改其鳳唼；鸞翮可鍛，不馴其龍性。斯所由焚芝鋤蕙，銜刀若盧者也。嗟乎！才太高，氣太豪，不能埋照涵俗，卒就囹圄，慚柳下而愧孫登，可惜也夫！可戒也夫！

公晚年讀易，著書曰九正易因。意者公於易大有得，舍亢入謙，而今遂老矣逝矣！公所表章之書，若陽明先生年譜，及龍溪語錄，其類多不可悉記云。

或問袁中道曰：「公之於溫陵也學之否？」予曰：「雖好之，不學之也。其人不能學者有五，不願學者有三。公爲士居官，清節凜凜，而吾輩隨來輒受，操同中人，一不能學也。公不入季女之室，不登治童之牀，而吾輩不斷情慾，未絕嬖寵，二不能學也。公深入至道，見其大者，而吾輩株守文字，不得玄旨，三不能學也。公自少至老，惟知讀書，而吾輩汨沒塵緣，不親韋編，四不能學也。公直氣勁節，不爲人屈，而吾輩胆力怯弱，隨人俯仰，五不能學也。若好剛使氣，快意恩讎，意所不可，動筆之書，不願學者一矣。既已離仕而隱，卽宜遁迹入山，而乃徘徊人世，禍逐名起，不願學者二矣。急乘緩戒，細行不修，任情適口，鸞刀狼藉，不願學者三矣。夫其所不能學者，將終身不能學；而其所不願學者，斷斷乎其不學之矣。故曰雖好之，不學之也。若夫幻人之談，謂其既已髡髮，仍冠進賢，八十之年，不忘欲想者，有是哉！所謂蟾蜍擲羹，自其口出者也。」

焚書目錄

點校說明

李氏焚書序（焦竑）

李溫陵自序（李贄）

李溫陵傳（袁中道）

卷一

書答

答周西巖	一
答周若莊	二
與焦弱侯	三
答鄧石陽	四
又答石陽太守	五
答李見羅先生	六

答焦漪園	七
復丘若泰	九
復鄧石陽	一〇
復周南士	一四
答鄧明府	一五
答耿中丞	一六

又答耿中丞……………一八

與楊定見……………一九

復京中友朋……………一九

又答京友……………二三

復宋太守……………二三

答耿中丞論淡……………二四

答劉憲長……………二五

答周友山……………二六

答周柳塘……………二六

與耿司寇告別……………二七

答耿司寇……………二九

答鄧明府……………三五

復周柳塘……………三六

寄答耿大中丞……………三九

卷二

書答

與莊純夫……………四二

復焦弱侯二首……………四三

復鄧鼎石……………四七

寄答京友……………四八

與曾中野……………四九

與曾繼泉……………四九

答劉方伯書……………五〇

答莊純夫書……………五二

與周友山書二首……………五二

與焦漪園……………五四

與劉晉川書……………五四

與友朋書……………五四

答劉晉川書……………五五

別劉肖川書……………五六

答友人書……………五六

答以女人學道爲見短書……………五七

復耿侗老書……………五八

與李惟清……………五八

與明因……………六〇

與焦弱侯二首	六〇
與方伯雨東	六二
與楊定見	六三
與楊鳳里二首	六三
與梅衡湘答書二首附	六三
復麻城人書	六四
與河南吳中丞書	六六
答陸思山	六六
與周友山二首	六六
寄京友書	六六
與焦弱侯書	六六
復士龍悲二母吟	六九
復晉川翁書	七一
書晉川翁壽卷後	七一
會期小啓	七三
與友人書	七三
復顧沖菴翁書二首	七四
又書使通州詩後	七五

附顧沖老送行序（顧養謙）	七五
復澹然大士	七七
爲黃安二上人三首	七七
復李漸老書	八〇

卷二

雜述

卓吾論略	八二
論政篇	八六
何心隱論	八七
夫婦論	八九
鬼神論	九〇
戰國論	九二
兵食論	九三
雜說	九六
童心說	九七
心經提綱	九九
四勿說	一〇〇

虛實說	一〇一
定林庵記	一〇三
高潔說	一〇四
三蠶記	一〇六
三叛記	一〇七
忠義水滸傳序	一〇八
子由解老序	一一〇
高同知獎勸序	一一〇
送鄭大姚序	一一三
李中丞奏議序	一一四
先行錄序	一一五
時文後序	一二六
張橫渠易說序	一二七
龍溪先生文錄抄序	一二七
關王告文	一二九
李中谿先生告文	一二九
王龍谿先生告文	一三〇
羅近谿先生告文	一三三

祭無祀文	一二五
篁山碑文	一二七
李生十交文	一二九
自贊	一三〇
贊劉諸	一三〇
方竹圖卷文	一三一
書黃安二上人手冊	一三一
讀律膚說	一三三

卷四

雜述

解經題	一三四
書決疑論前	一三四
解經文	一三五
念佛答問	一三七
征途與共後語	一三七
批下學上達語	一三八
書方伯雨冊葉	一四〇

讀者無母寄書	一四〇
耿楚侖先生傳	一四一
附周友山爲僧明玉書法語（周思敬）	一四四
題關公小像	一四五
三大士像議	一四五
代深有告文	一四九
又告	一四九
禮誦藥師告文	一五〇
移住上院邊廈告文	一五一
禮誦藥師經畢告文	一五一
代常通病僧告文	一五二
安期告衆文	一五三
告土地文	一五四
告佛約束偈	一五四
二十分識	一五五
因記往事	一五六
四海	一五六
八物	一五九

五死篇	一六四
傷逝	一六五
戒衆僧	一六六
六度解	一六七
觀音問 十七條	一六七
豫約 小引并六條	一七八
寒燈小話 計四段	一九〇
玉合	一九四
崑崙奴	一九五
拜月	一九六
紅拂	一九六
卷五	
讀史	
曹公二首	一九七
楊修	一九八
反騷	一九八
史記屈原	一九九